



周大宏 文学爱好者,曾赴突尼斯支教,教授武术。现为警察。

一根棉线

突尼斯

前往突尼斯前,做攻略时,网上零星刷到的非洲卫生负面新闻让大家心里打鼓,除了必备的三孔圆柱插座转换器和高倍数防晒



霜,大家特意从国内带去整套理发工具,相互修剪头发,既省钱又放心。

到马赫迪耶工作后,每天骑着摩托车在漫天风沙里穿梭,头发总被吹得根根直立,像刺猬的尖刺,突尼斯同事纳吉常笑着追问:“你为什么从不去我们的理发店理发?”

一月后,第一次自己动手理发,就闹了个笑话,我不小心把右侧鬓角推掉了一大块,头发参差不齐,怪得离谱,再也无法挽救。再动推剪,恐怕就只能剃个光头。纳吉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腰,举着手机追着我拍。

日子久了,我慢慢发现,这里并不像我们最初印象中的“脏乱差”,街道虽没有国内繁华,却整洁有序。

当地人格外注重生活品质,懂得慢下来享受生活,节奏不慌不忙。人们对环境、卫生和疾病的认知也都科学理性,市集上的摊贩会仔细擦拭果蔬,就连街角的小理发店,玻璃窗也擦得一尘不染,之前的担忧实在有些多余。

一次路过家乐福对面哈森理发店,哈森远远就笑着招手:“大宏,来我这儿试试?说不定能给你个惊喜。”在这不大的小城,人们相互之间熟悉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也有个弊端,那就是太熟了,什么事都瞒不住,纳吉早把我那次“奇特”的理发经历当趣闻分享给了大家。

那天,我决定走进去,与哈森行过贴面礼,我径直坐上黑色理发椅,笑道:“来,哈森大师,给我整个惊喜。”没想到哈森反倒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打趣道:“是你先给我一个惊吓吧?你居然愿意在我这儿理发!”

剪发流程和国内大致相同,细致周到,唯一的区别在于收尾环节:先用剃须刀将四周碎发清理得干干净净,接着拿出一卷白色棉线,取下一段对折成环,双手灵巧地将棉线旋转扭紧、拉直,在我头顶、额角、眉头、鬓角、颈后娴熟地滚动、游走,棉线交叉处“咬着”毛发,连根拔出。“嚓嚓……”一种细微而陌生的轻微刺痛感和酥麻感传来。

“这是……”我心里一紧,脖子忍不住一缩,好奇地问道。

“古老的手艺,”他笑道,“为了让每一根绒毛都听话,让你看起来……嗯,更酷。”他找不到更贴切的词,但眼神里透着自豪。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突尼斯传统的“棉线除发”手艺,能精准去除细绒毛和残留碎发,让发型更显干净利落,之前我竟以为是多此一举的步骤。

剪完对着镜子一看,短发清爽利落,轮廓分明,完全超出预期。我拍了拍哈森的肩膀由衷赞叹:“哈森大师,你这哪是惊喜,简直是奇迹!”我把五个第纳尔递过去,哈森慌忙笑道:“你满意就好,下次再收。”

地中海的风依旧吹着,我摸着利落的短发,心想骑车穿行在风里,头发再也不会肆意凌乱。其实很多时候,打破刻板印象并不难,只需一次勇敢的尝试。有些屏障,当你主动走近时,才会发现它其实并不存在。而有些惊喜,就藏在那一根看似“多此一举”的棉线里。



葱花薄荷 毕业于南京大学,留学墨尔本并曾长期旅居。因想为女儿留下“万卷书”和“万里路”的印迹,遂用理科生的思维写感性的字,用汉语的美写世界的篇章。

定时礼物

墨尔本

男生迪亚斯带着智利高原的爽朗,女生艾薇塔藏着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温柔,这对拉美情侣是我在墨尔本大学最要好的同学。

说起来,我还是他们的“牵



线红娘”。最初,他们是我在两个不同社团偶遇的伙伴,得知两人都来自拉丁美洲,又同是孤身求学的异乡人,我便顺势做了引荐。他们相识后的第三次见面,约了一起吃饭,也叫上了我这个媒人。不过饭桌上的场景有些尴尬,本来我印象里奔放热烈的南美人都带着几分拘谨,眼神闪烁,举杯时动作也生涩。

两个星期后,我先收到了他们的合照,迪亚斯揽着艾薇塔的肩,笑里是藏不住的甜蜜,我又是恭喜又是祝福,半天后,这张照片才出现在他们的社交账号上,我

心里有小小的骄傲,因为自己是最先见证这份爱恋的人。按照拉美传统,他们要去酒吧办一场小型庆祝会,十几个好友欢聚一堂,音乐声和笑声交织。我本就不爱酒,全程安静坐着,他们看出我不尽兴,第二天中午又特意约我去了一家中餐厅,说要补偿我。我知道前一夜的酒吧花费不菲,而且中餐厅本就是我的主场,便抢先一步结账。能参与到他们的幸福中,这点花费确实值得。

没想到,在我生日临近时,他们送了我一套哈利·波特主题乐高,拆开包装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套乐高的价格比我请他们的饭要贵很多。

第二年,他们双双硕士毕业,回到了南美。在他们的恋爱纪念日到来前,我从国内定制了

一副拼图,图案是他们那张官宣合照,总共是1314块,附上一张手写卡片:“在中文里,这个数字意味着一生一世,愿你们的爱也能一生一世。”一个月后,他们跟我视频连线,屏幕那头,他们举着刚拼好的拼图,笑得像孩子一样灿烂。此后三年,每逢我生日前后,都会收到一个来自太平洋另一边的包裹,打开一看,生日礼物全都是Made In China,我大笑着收下,再送上感谢的话。

到了他们的纪念日,我也会从国内直接寄去礼物,中国物美价廉的好物太多,围巾、茶具、刺绣挂件……年年都能送出新花样,还花不了多少钱。可他们回赠的礼物总带着不低的价格,这般不对等的“礼尚往来”,让我渐

渐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主动提议,以后不必再相互送礼物了。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结束了租房生活,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启人生新阶段。两年半后的一天,因为误填地址,一份账单寄到了原来的租房处,我赶去取件,新房客得知我的名字,带着歉意说,过去两年收到了两个寄给Ken(我的英文名)的包裹,邮差直接放在门口,他根本不知道是谁,拆开了自用了。

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倒不是因为自己的礼物被误拆了,而是想到迪亚斯和艾薇塔,他们不是和我完成“礼尚往来”,也不是等我那程式化的谢谢,只是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定时把礼物寄过来,无关功利,不问回报。



刘宁生 1955年生于南京,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从事IT工作,现定居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最成功的演出

丹佛

邻居佬妹由Preschool(学前班)升入Kindergarten(小学预备班),学校组织了一次汇报演出。由于低估了观众人数,后来者只能在多功能大厅靠墙站成几排。六七十个学生,有的家庭来了七八位观众,包括父母,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两三个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外带七大姑八大姨。

大幕拉开时,台上站着四个



班的全体同学,分列四排成弧形,看上去像合唱团。每一位6岁的学生都是演员,看上去远没有以前在电视上看见的“蓝天幼儿园”或“小红花艺术团”那样专业。虽没有统一着装要求,孩子们都选出自己最中意的行头。他们在台上不必遵守演员的规矩,摸个鼻子揉一下眼睛顺其自然。有的孩子东张西望,满世界找台下的家长,找到了便大声喊妈咪爹地。台下的观众也努力寻找自己的孩子。

演出就30分钟,没有换场,也没有队形变化。开头和结尾是全体

学生的无伴奏演唱。中间部分是少数同学出列,走到台前麦克风说白,少则一句台词,多则三句台词。一拨结束,返回队列,另一拨出列。七八轮下来,差不多一大半的娃儿都有表演的机会。

演出由音乐老师在台前指挥。孩子们跟着老师的身体摆动而摆动。老师举手学生举手,老师摇头学生摇头。该谁出列,老师俨然是交响乐团的指挥,用手决断地一点,被提示的孩子就明白该自己出列了。有的说完自己的词,忘了归队,原地抓耳挠腮,音乐老师用手势指点他归队。

看过学前班学生上课,你就不难想象这台节目的排练何等不易。一间教室十几个学生,围着四五张圆桌。老师在圆桌之间穿梭讲课,学生有的玩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物件,有的交头接耳

互相打闹,或自个儿在本子上画什么,偶尔也见到睡觉的。上课时,学生可以随时举手示意老师要上厕所。规定动作是将食指和中指伸出,以区别于要求发言的手势。能把四个班的六七十个娃儿集中起来,光是练习队形就够音乐老师喝一壶的。再要求唱出一条声,动作基本协调,真是难为了那位不瘦的音乐老师。

演出最精彩的部分发生在20分钟左右的时段,一位瘦小的白人男孩儿从队列中怯生生走出,结果在麦克风前忘词了。他就开始哭,越哭声音越大。音乐老师抢先几步将那个男孩儿搂入怀中。男孩儿显得更委屈,紧紧抱住音乐老师的脖子不松手,哭得越发伤心。此时全场异常安静,麦克风放大了男孩儿的抽泣声。片刻,音乐老师成功地安抚

好男孩儿。他揉着眼睛回到麦克风前,照老师的提示羞答答地完成了仅有的一句台词。全场顿时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像是答谢男孩儿。男孩儿终于灿烂地笑了。音乐老师在演出结束时特意拉过刚才哭的男孩儿,如拳击场上裁判举起他的手宣布,这是她任教以来最成功的演出,“孩子们都战胜了自己”。有家长把原本为自己孩子准备的鲜花送给了刚才哭的男孩儿。我们都没想到为佬妹买一束鲜花。

想起36年前女儿在国内幼儿园的毕业演出,舞台服装道具和表演都远比这个专业,少数被选上的小演员被当作精英展示,台下作为观众的大多数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仿佛都是来观摩庆祝精英的成功,他们自己是否很失落呢?